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醒世恒言 第十一回 死南豐生感陳無己

知己從來倍感恩，鍾期能識伯牙琴。  
失路誰言能薦引，當權下士是何人。  
後山常念師恩重，一瓣香焚古道深。

從來說師弟情深者，於君臣之道厚。令世情薄，不念師恩，教訓他成人，指點他文藝。一塊礪石，終日琢磨，就生光彩；一段頑木，終日滋培，遂生枝葉。到了成人之後，僥倖科第，就把少年時訓誨深恩，一旦忘了。既不念著師恩，如何肯盡心去報君父！這都是薄道所為。如今世上，可曾見重恨師恩的麼！如今說一個但蒙一日之知，未受終身之業的，尚然至死不忘者，真個天下少有的。

卻是宋神宗時，有個秀才陳師道，字無己，別號後山。這後山聰明冠世，詩賦俱超，千言立就，與他往來的，卻是蘇東坡、秦少游、黃山谷、秦少章諸公。你道這陳師道可是下等的才人麼？然雖是文章滿腹，卻只是不曾科第，窮暈了半世，再也逢不著好時運。一日，閒步去望黃山谷，閒話半日，因長歎道：「昔漢武帝時，有個顏軻，曾對武帝說：『文帝好文，而臣好武；景帝好老，而臣尚少；陛下好少，而臣又老。是以三世不遇也。』」武帝聞之，惻然動容，敕賜了些金帛，與他一個黃門侍郎終身。這也罷了。似我等不幸，卻也不在洛陽諸子之下，只是功名不遂，奈何，奈何！」山谷答道：「窮達有命，十年讀書，後山足下乃高明之士，何必如此介童。」相辭而別。過了幾時，蘇東坡做了翰林學士，因薦師道為徐州教授。後山才大志大，豈是肯小就一個教授的，只因家貧，一時無有知我之人舉薦大用，也感東坡相愛之情，挈了妻子，暫之徐州，少助燈火之資，遂在徐州做了兩年教授。不意東坡又為諫阻新法，上疏得罪了宰相王安石，謫降杭州刺史。道由南京，後山聞知，告明徐州守將，要去與蘇公言別。守將不許，後山遂托病，直到南京送別，遂與東坡同舟三宿而去。回到徐州，京部張安世論他一本道：「擅去官守，凌蔑郡將，徇情亂法，著令免官。」後山只得收拾，罷仕而歸。這也不在他心上。清介自守，不妄交一人，不肯貪非分的財利，因此徐州罷任回家，依舊門清如水，偶於書室獨坐無聊，題詩一首，以遣興曰：

書當訣章讀易盡，客有可人期不來。  
世事相遇每如此，好懷百歲幾回開。  
題畢，反覆吟詠，甚是得意。

忽聞門外有剝啄之聲，開門出去，卻是秦少游。少章兄弟二人來訪。因邀後山：「同往一個妓家，尋春一醉，以解悶懷，有何不可。」後山遂與少游兄弟，同到一個妓家，喚做曹英英。真個風婉標緻，乃是少游最愛的。眾人飲酒半日，各有詩相贈，英英告後山之作，後山作《南鄉子》一詞，以贈之曰：

風絮落東鄰，點綴繁枝旋化塵。關鎖玉樓巢燕子，冥冥，桃李摧殘不見春！  
流轉到如今，翡翠生兒翠作衿。花樣腰身官樣立，婷婷，困倚闌干一欠伸。

英英之母馬氏，原是名妓，後山詞意，蓋悼其母而美其女也。飲畢各回，行到半路上，只見市上有個老人，平日為刀鑄工，隨所得伐即沽酒一醉。身無家室，只有一個七歲小女兒，背在肩上，簪著一枝花兒，吹著一枝笛兒，無憂無辱，醉游市中。有一群小兒，隨他嘻笑，後山也立住，看了一會，心中感歎。少游說：「此人是個有道隱者，日前我曾見山谷替他作傳。」後山也道是個隱士。正在感念，卻好後山有個姪兒，喚作陳孝忠，進京科舉不中，來向後山辭歸。後山歎曰：「我雖懷寶，爾復遺珠！」辭了少游兄弟，拉了姪兒回家，置酒為錢，又向姪兒說道：「汝叔窮途，貧堪照骨，愧無所贈，奈何！」因作一詩送行。詩曰：

妙年失手未須恨，白璧深藏可自妍。  
短髮我今能種種，曉妝他日看娟娟。  
千金市帚能論價，萬戶封侯信有年。  
清白傳家有如此，歸途囊盡不留錢。  
那姪兒自歸家去了。

後山在家，悶悶不樂，其妻對後山說，「我有姐夫趙挺之，現在朝中為大官，權要傾人。汝若肯去見他一見時，那怕沒有官做？也免得受此清苦。」後山聽了，大發怒道：「你看我是甚樣之人？那趙挺之貪污狼藉，豈是人類！我若進用時，必須擊其去位。我今日雖受清貧。豈肯見那鄙夫之輩！大丈夫恨不能出於一代名流之門耳。趙挺之小人之尤，何足見哉。」說了一回，妻子再不敢言。只見一個家僮進來傳報：「外面有個曾老爺，說專意來相拜。」後山想道：「我並不曾認得個姓曾的，有何往來，他來拜我，此是何人？」免不得出來相見了。卻是江西南豐縣人，姓曾，名鞏，乃是歐陽修門下第一個門生，是個當代才子。一向聞得後山的才名，特來拜訪；又聞得後山貧窘，袖中懷了白金百兩，要來相贈。卻與後山談論了半日，見後山辭色頗嚴且正，介節稜稜，確不可犯。略沒一些窮態，南豐袖中之物，倒不敢遞將出來。遂索後山平日文章，詩賦，盡數帶歸，說：「還要拿去敝寓，細細請教。」慢慢別了後山，過了幾時，將這些詩文又修了一本，進到聖上，單薦陳師道「身備道德，胸有史才，乞自布衣召入史館，褒譏予奪，必有所效。」本上數日，不幸曾南豐一時就中風死了。因此，本就不下。後山聞知，感曾南豐是萍水的知己，雖是不曾召入史館，卻深感他一段憐才的盛心，遂執了一瓣香，來到曾南豐靈柩前，拜了八拜，焚了瓣香，願拜在門下為弟子，終身不願更出他人之門。就在柩前，替南豐料理喪事，又扶柩為南豐營葬，轉托蘇東坡替他請諡，並懇東坡做了一篇墓志，自己又做了《妾薄命》詞，哀挽南豐，以示終身不忘知己之情。

時有宰相王安石，雖只心術不端，行事是權奸所為，卻也是個讀盡五車，胸有才學的。亦聞得後山詩名，立薦他為秘書少監。後山決不肯就職，說道：「既委身於南豐先生，今又受安石之薦，是以富貴易其心，而背師千身後，大不義也。況安石奸臣，我豈肯出他門下！」安石是何等威勢，後山公然抗他，不以為懼。安石大怒，編管後山一千里外，不許在都城居住，限日起身。後山也不以為怨，又到南豐柩前，拜辭了靈位，一路出來。時秦少游由黃門出知揚州，後山思千里外，不若就到揚州去罷了。一路辛苦，自不必說。到了揚州，幸得與少游往來，又有個趙御史巡歷淮揚，聞得後山編管於此，遂遣人送米三十石到後山寓所來，後山笑曰：「他人之惠，則不敢當。我聞趙御史乃是清介之人，以米惠我，不敢不受。」因援筆作一詩，付與送米之人，持去為謝。詩曰：平生忍欲誇忍貧，閉口逢人不少陳。俸薄身清趙都史，也能作意向詩人。後山收了趙御史的米。這日，少游又來見訪，說道：「弟在揚州，毫無善政，後山何以教我？」後山道：「我昨日在二十四橋一上玩月閒行，橋上多有塌損之處，足下何不修治一新，這是好事到手，若不做得，讓與後人做去，豈不是功不在己，善又歸人，甚是可惜。我又前日坐在家中，有兩個雀兒，引著兩個雛兒巢於垣下。忽有一個鷺鷥，也飛在雀身邊，雀初不覺，不曾防他，鷺亦循循然。少等一時，這鷺鷥忽然攫了一個雛兒。升於垣上，雀悲鳴啾啾，奮身抵鷺，再三欲奪那雛，鷺只顧礫雛以食，毫不為意，如得計者。此與小人陰險狠毒者何異！足下為政，此等小人，必宜去之。」少游一一領教。

後山在揚州住了幾年。後來神宗晏駕，王安石被罪，放歸田裡去了，蘇東坡仍舊復了翰林學士之位。卻是真宗當國。蘇東坡又薦後山入朝，為禮部儀制郎，後山終不肯往，作書以謝東坡曰：

前辱徐州之薦，即日就道，知我之情，銘之於心。後獲南豐先生之知，實逾於記室無涯矣。因感南豐而昨忤安石，何忍又背南豐而托身於足下哉！坐死不負，乃見知己之深誼古心耳。師道寧老牖下，以謝南豐，不願失初心，而奔走門下也。

蘇公接書，不以為怪。卻是真宗在東宮時，就聞後山之名，忽一日出了一道詔書，特召陳師道為翰林正字。後山不敢違命，同了妻子回京，朝過了聖上。然後即去到任。做不上三年正字，正值真宗郊天，諸臣都要陪從。其妻聞說郊壇之上最高，異常寒冷，非重裘挾纊不可禦寒，箇中清苦，那得有此，只得瞞著後山，著人到姨夫趙挺之家裡，借了一件貂裘，臨行時，將來披在後山身上，穿了出來。後山忽然想道：「我從來並無此裘。」即轉身來問妻子道：「此裘從何處得來？」妻以實告之。後山怒道：「我極清白的身子，如何被此污我。我尚以卑位，不能排去此臟污為恨，安肯服其服乎！」脫來擲在地上。其夜陪駕出在高壇之上，果然受了寒疾，一病就不能起。因集了生平文稿，又作一書，都寄與東坡，托其行世。又囑妻子曰：「我只因感激曾南豐，忤了安石，違了東坡，終身不肯出仕，也只為南豐見知之情。今蒙主上特召為正字，做官未久，病入膏肓，此吾之命也。我死之後，可葬我在南豐先生墓側，不可有違我志。」臨終又作一詩，以弔南豐。詩曰：

生世何用早，我已後此翁。

頗識門下士，略已聞其風。

向來一瓣香，敬為曾南豐。

斯人已已遠，一覽涕無從。

後山之於南豐，不過一日之知，比那受業之恩還淺，世人之報恩於受業師者，其視比則又當何如也！詩曰：

成我深思生我同，可憐古道棄如蓬。

漫將師弟情懼薄，那得君臣恩義隆。

總批：往見朋友之誼，有厚於兄弟者，未聞報師之恩，有浮於朋友者。借後山而為說法，敢不深立雪之懷。讀書開益神智，師訓善誘口禮，苦以聖賢自期者，斷無棄忘者矣。人雖不皆聖賢。而師恩果可忘乎？清夜思之！